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 主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主 编
田 昌 五 石 兴 邦

文 物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楼宇栋

封面设计：张希广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中国工运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28.5 插页：4

ISBN7-5010-0137-5/K·50

(平) 17.00元

ISBN7-5010-0264-9/K·95

定价：

(精)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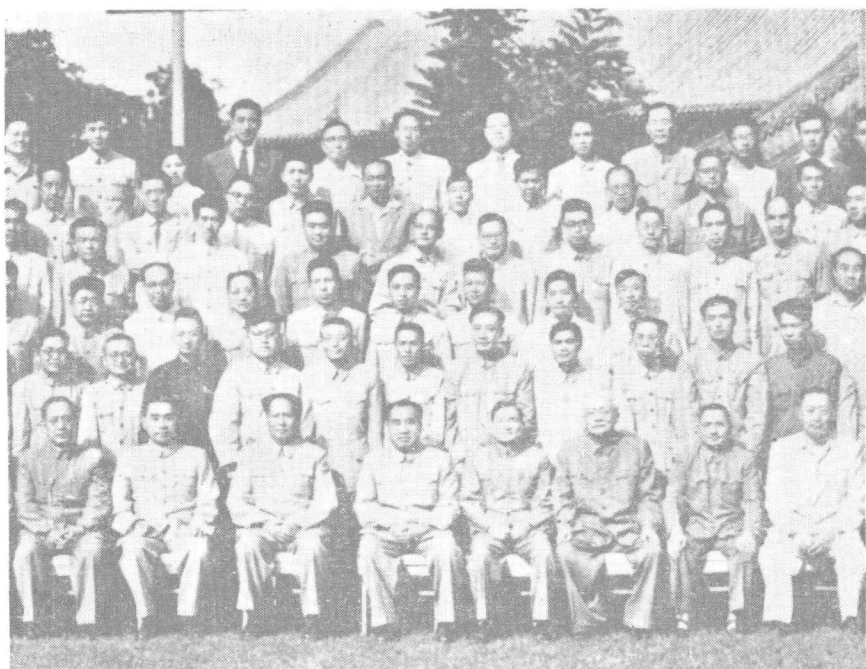
尹 达 先 生 像



1933年冬尹达在河南省开封市
龙亭西院河南古迹研究会



1954年4月下旬尹达和裴文中参加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的
考古学与民俗学科学大会时合影（前排中二人）



195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时合影（局部）第二排左七为尹达



六十年代初我国学者和来访日本学者在北京新侨饭店留影
左起：刘大年、周一良、日本友人、侯外庐、日本友人、翦伯赞、夏鼐、尹达

PAPERS ON PRIMITIVE CULTURES OF CHINA

—To the 80th Birthday of Yin Da

Editors

Tian Changwu

and

Shi Xingba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目 录

怀念尹达 学习尹达 继承尹达

-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 (1)
- 尹达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贡献 严文明 (13)
- 古人类学上的难解问题 贾兰坡 (22)
- 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 吴新智 (27)
- 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和意义 吕遵谔 (35)
- 中国新石器时代种族人类学研究 韩康信 (40)
- 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 高 炜 (56)
- 农业起源的研究与环境考古学 黄其煦 (69)
- 关于客省庄文化的若干问题 巩启明 (79)
- 论常山下层文化 胡谦盈 (91)
- 试论马厂类型墓葬的几个问题 袁 靖 (109)
- 中原地区原始文化的几个问题 赵芝荃 吴加安 (135)
- 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王震中 (153)
- 北辛文化 吴汝祚 (175)
- 汉江流域是中国原始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 魏京武 (190)
- 湖南发现前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中期遗存 金则恭 (199)
-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学编年 曾 骥 蒋乐平 (207)

马桥文化的源流·····	李伯谦	(222)
论蔚县周以前的古代遗存·····	张忠培	(229)
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		
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	石兴邦	(234)
论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	曲英杰	(267)
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	周星	(281)
黄河上游原始文化居住建筑略说·····	谢端琚 赵信	(297)
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	王仁湘	(320)
大汶口文化的葬俗·····	高广仁	(334)
中国新石器时代复合工具的研究		
——为纪念尹达先生诞辰八十周年而作·····	佟柱臣	(345)
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所出几件陶鬲的分析·····	刘观民	(371)
试释几种石器的用途		
——民族考古学研究之一例·····	汪宁生	(378)
河姆渡遗址出土蝶形器的研究·····	宋兆麟	(391)
大溪文化的制陶工艺·····	李文杰 黄素英	(400)
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陶片的初步研究·····	李敏生 黄素英 武亦文	(428)
尹达的生平和著述年表·····	翟清福 编	(441)
编后记·····		(447)

PAPERS ON PRIMITIVE CULTURES OF CHINA

—To the 80th Birthday of Yin Da

Contents

Tiar Changwu and Shi Xingbang,	
Thoughts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Yin Da.....	(1)
Yan Wenming,	
Yin Da's Contribution to the N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13)
Jia Lanpo,	
On Difficult problems in palaeanthropology.....	(22)
Wu Xinzhi,	
O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arly Man in China.....	(27)
Lu Zun'e,	
Discove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Fossils at Jinniushan.....	(35)
Han Kangxin,	
Racial-anthropological Researches into Neolithic China.....	(40)
Gao Wei,	
Taosi,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56)

Huang Qixu,	
Research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69)
Gong Qiming,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Keshengzhuang Culture.....	(79)
Hu Qianying,	
On th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	(91)
Yuan Jing,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ombs of the Machang	
Type	(109)
Zhao Zhiquan and Wu Jiaan,	
Sev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rimitive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135)
Wang Zhenzhong,	
Unity and Variet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153)
Wu Ruzuo,	
On the Beixin Culture.....	(175)
Wei Jingwu,	
Jiang-Han Valley as an Interflowing Center	
of Primitive Cultures of China.....	(190)
Jin Zegong,	
Discovery of the Pre-Daxi Culture and the Middle	
Phase Complex of the Qujialing Culture in Hunan.....	(199)
Zeng Qi and Jiang Leping,	
An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207)

Li Boqia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qiao Culture.....	(222)
Zhang Zhongpei,	On the Pre-Zhou Ancient Remains in Weixian County.....	(229)
Shi Xingbang,	Bird Cult and Bird Motifs in the primitive Cultures of Eastern Coast China and Southeastern China.....	(234)
Qu Yingjie,	On the City Sites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Period.....	(267)
Zou Xing,	Primitive Dwelling Types of the Huanghe River Valley and Their Development.....	(281)
Xie Duanju and Zhao Xin,	An Outline of the Primitive Dwelling Building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uanghe River.....	(297)
Wang Renxiang,	On the Direction of Tombs in Neolithic China.....	(320)
Gao Guangren,	On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334)
Tong Zhuchen,	On the Compound Tools of Neolithic China.....	(345)
Liu Guamin,	Analysis of Several Pottery Li-Tripod from Zabaikal'e.....	(371)
Wang Ningsheng,	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Functions of Several Stone Tools.....	(378)
Song Zhaolin,		

Study of Butterfly-Shaped Artifacts from Hemudu.....	(391)
Li Wenjie and Hung Suying,	
Pottery-making Techniques of the Daxi Culture.....	(400)
Li Minsheng and Others,	
Examination of the Potsherds from the Neolithic	
Site at Guanmiaosh in Zhijiang, Hubei.....	(428)
Zhai Qingfu,	
A Biography and a List of Writings of Yin Da.....	(441)
Editors's Note.....	(447)

怀念尹达 学习尹达 继承尹达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尹达是一个看起来平凡而实际上不可磨灭的人物。按照古人的说法，人生可以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尹达没有轰轰烈烈的功业，没有惊人的长篇巨著，做的是平凡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为什么他的形象能长期留在下一代人的记忆中，他的业绩能长期发挥作用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谈一下他的生平，看一下他所走过的道路。

尹达，原名刘燿，又名虚谷，字照林，1906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屯集，1983年7月1日卒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他出生后的年代，发生了辛亥革命，但是失败了，北洋军阀占据了统治地位。列强内侵，军阀混战，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尹达的家庭在这种情势下也破落下来。就在这时，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点燃起来，照耀着尹达成长的方向。191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同年，尹达开始上小学。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尹达在这一年到汲县第十二中学读书。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准备讨伐北洋军阀。尹达于次年从中学毕业，进入中州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激扬澎湃；“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一场人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尹达象一切热血青年一样，革命思想随之滋长，决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1927年初，北伐军的先锋部队进入河南，尹达休学在家，心向革命，积极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和民主革命的胜利。

岂料，蒋介石中途背叛了革命，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取替了旧军阀的统治，中国又回到了黑暗中。尹达的希望成了泡影。1928年他又到河南大学（原中州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史，在白色恐怖下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了。在学校，尹达接触到嵇文甫先生，从他那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示。1931年，尹达从一个书摊上买到了一本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读后思想豁然开朗，由此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这本书对于增强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信心，提高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向的认识，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尹达，郭沫若的著作从正面给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从1931年起，尹达带着这种思想跨入了考古学的阵地。开始，他以文史学习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加入河南古迹研究会，参加殷墟发掘工作。次年在大学毕业后，他即成为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助理员，继续进行发掘。1933年，他又考取该所研究生，边学习边工作；1937年毕业后为该所助理研究员。从表面上看，尹达这段经历很平凡，不外乎发掘和学习。但由于他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在破除安特生的新石器时代体系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把我国史前社会的面貌逐步再现出来。这就是尹达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考古学家的地方。郭沫若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步郭沫若之后，尹达在考古学领域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的考古学走向正确的轨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达感到国难当头，再也不能坐在书斋中和陶片打交道了。他心急如火，两城镇发掘报告未写结语就交付给梁思永先生，自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想从那里走上前线和敌人决一死战。尹达于是年底到达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接着又到马列学院学习，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要赴前线杀敌的愿望并未实现。党先安排他到陕公分校任教；继而调任他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参加《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同时兼任陕北公学院总校教员。1941年，他又被调去搞出版工作，直到1946年。整个抗日战争的岁月，尹达的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平凡之中却包含着不平凡。因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此，全党就要学习理论，学习历史，学习现状，而尹达所作的每一项工作，都与此有关。他不仅认真地完成了党所分配的工作任务，而且撰写了不少历史论文，还编了《书籍版式汇编》。

1946年5月，他被调到北方大学任教，并任图书馆馆长。1948年7月，他被任命为华北大学教务处长，直到解放以后。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他任研究部副部长，有一个时期兼任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近代史。1953年，他又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务长。整整八年多，尹达都做着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他的学生遍布四面八方和各个部门，他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

随着过渡时期的胜利结束，尹达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1954年后，他先后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成员、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红旗》杂志编委；参与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组织并主持过多种学术课题和项目，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尹达还多次出国访问，同国外学者交换意见，建立了友谊。

“文革”结束后，尹达“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虽年老多病，仍力争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做贡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惜天夺之年，中道殒逝，他再也不能带领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上长征了。

尹达一生革命，革命一生。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永垂不朽！

二

尹达是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参加了由前中央研究院、河南古迹研究会组织的一系列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如31年参加有名的后岗发掘，1932年至1935年参加浚县辛村和大赉店的发掘，1933年调查发掘了安阳同乐寨遗址，1934年至1935年参加发掘安阳西北岗殷王陵墓，1936年参加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等等。开始，他是在李济和梁思永先生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但很快他就成了田野考古的一员主将，能独立地主持发掘工作了。由他主持发掘的安阳西北岗（1001号）亚字形大墓，就是最好的证明。

更可贵的是，尹达在坚实的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解决了安特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打开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科学大门，把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的。1920年，他发现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次年进行了发掘，收获不小。但由于他是地质学家而非考古学家，用的方法也是、而且只能是地质学方法，这样就打乱了当地考古文化的层位关系。仰韶村遗址包涵有仰韶文化和后于它的中原龙山文化，安特生把二者弄混了，得出了混合文化说。加之，他认为单色陶器早于着色（彩色）陶器，进而颠倒了这两种文化的关系。随后，他到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更典型而且比例很大，于是得出中国远古文化西来说。安特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发创之功，但他的分析和结论多半是错误的。最早明确指出安特生之错误的不是别人，正是尹达和梁思永。

尹达和梁思永在发掘安阳后岗遗址时，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是重大的突破。首先，他们不是按地质学的地层关系，而是按考古文化的地层关系进行发掘的。这就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工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石。其次，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由西向东发展，一个由东向西发展，在黄河中游发生冲突和交错的两种文化；而是一脉相承的。即：中原龙山文化继承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其后为殷墟小屯文化。按后岗的发掘来说，一期为仰韶文化，二期属中原龙山文化，三期乃小屯文化。这中间虽有缺环，但在基本点上解决了中国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问题。因此，说尹达在这时已初步摸清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体系，是不为过的。

1936年，安特生再次来华，尹达和梁思永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安特生当年发掘的并不止仰韶村遗址，对附近的一些原始文化遗址也进行过发掘。其中有的如不召寨遗址，

是单纯的中原龙山文化，安特生没有识别出来，而由尹达和梁思永先生识别出来了。安特生回国后重新检查了自己当年的工作，仍没有发现错误，但他表示尊重中国考古学者的意见，不一定非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可。

1937年，尹达总结了当时已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写成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文中就二十六处遗址，从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了几点重要的结论。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而豫北后岗等地的发掘资料表明：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二、仰韶村遗址含有上述两种文化遗存，因而安特生说的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有的只是龙山文化；三、安特生以“单色”陶早于“着色”陶为标准编排了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序列，而他说的齐家坪遗址出土的陶器实与不召寨遗址的陶器和仰韶村遗址的龙山式陶器近似，所以他把齐家坪遗址列入仰韶文化是不对的，他所编排的甘肃地区原始文化序列也是可疑的。彻底纠正安特生编制的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序列的错误是解放后的事，但尹达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并由此怀疑安特生的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序列，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尹达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仰韶文化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文化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尹达到延安后仍然坚持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1939年冬，他综合已有的考古资料，写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这篇文章完全突破了安特生的体系，并试图“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比较可信的体系”。它代表着当时新石器时代研究的最高水平，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拓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尹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余年中，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更深入的研究自然无从谈起。建国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尹达又重新走上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阵地。他不仅就一些专题撰写文章，发表意见，如《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等等；而且先后写了不少总结性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开展考古工作和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建议，引导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如1954年相继发表的《关于开展考古工作的建议》、《四年来中国考古工作中的新收获》、《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1962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

尹达撰写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章，大都收入了《新石器时代》一书。从中可以看出，尹达对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和精神：

首先，尹达十分重视田野发掘工作，发掘的方法要科学化，对所得资料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期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他曾说：“一个真正的新石器时代